

心晴坊
女性新阅读

傾世圖

她就像是一束阳光，
可以照透他心底最深处的阴霾。

一部女山匪
浴火重生的
爱情巨作

愿相随

鲜橙
XIAN CHENG
—— 著

「创最热血古言」
「人气大神鲜橙」

上得了战场，威震江湖！
扮得了男人
小小娇俏女

玩江山谋略，八面玲珑！
霸住心上人
堂堂世子爷

他的脉脉温情是否落得一场空？
面对联姻，

愿相随

鲜橙——著
YUAN
XIANGSUI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LUO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愿相随:全2册/鲜橙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500-0724-6

I. ①愿… II. ①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840号

愿相随(上、下)

鲜橙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胡青松 唐运锋
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
文字编辑	夏 童
封面设计	龙 梅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3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4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724-6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3-36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二十一章 峰回路转 002

第二十二章 烈日炎炎 014

第二十三章 伤透芳心 028

第二十四章 各怀心思 042

第二十五章 设法逃跑 055

第二十六章 心机深沉 071

第二十七章 张弛有道 086

第二十八章 凭空不见 098

第二十九章 谁是内奸 112

第三十章 误入圈套

128

第三十一章 擒贼擒王

142

第三十二章 小柳之死

156

第三十三章 世子设局

169

第三十四章 突来祸事

183

第三十五章 义父归来

196

第三十六章 遇女魔头

211

第三十七章 断骨重接

224

第三十八章 久别重逢

240

凌寒方得傲骨



第二十一章 峰回路转

那园中的一切看似发生得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却早已落入了有心人的眼中，消息很快就送到了顺平耳边。顺平瞥了来人一眼，低声问道：“可看准了？确实是表小姐院子里的人？”

那人点头道：“正是，是上次表小姐留在府里的丫鬟，好像是叫绿叶的。”

顺平沉吟片刻，吩咐道：“先仔细盯着她，莫要打草惊蛇。”

那人应诺离去，顺平转头看了看封君扬书房紧闭的屋门，又在廊下站了片刻，才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外，小心地唤道：“世子爷。”屋内并无动静，顺平正犹豫着是否再唤一声的时候，封君扬的声音就在屋内响起：“进来。”

顺平推开门低着头进入屋内，快步走到封君扬身边，低声将刚才得到的消息禀报给封君扬。

封君扬听完轻轻地嗤笑了一声，说道：“想不到芸生身边还有这样的能人。”

顺平迟疑着问封君扬道：“那表小姐……”

“不是芸生。”封君扬说道，停了停，略一思量后又说道，“这人应是贺十二埋下的，怕是芸生自己都不知道，你想个法子处理就成了，莫要让芸生知晓实情。”

他简单一句话就定了那丫鬟的生死，至于具体怎么去处理，顺平自是会想法子，无须他来费这心思。顺平得了他的话，又忙小心地退了出去，临走出门时才敢偷偷地瞥一眼里面，见辰年背着身站在书架前，手里握住一卷书，似是

一直在读书。顺平不敢多做停留，忙躬身退出了屋外，顺手又将屋门合上。

直到听到关门声，眼圈仍有些泛红的辰年才回过身来，看一看坐在书案旁默然不语的封君扬，咬着唇瓣迟疑了片刻，才说道：“你若是生气就训我骂我，这样一直不理人算是怎么回事？”

封君扬微微绷紧了嘴角，却仍是垂着眼帘沉默。

辰年一时委屈得几欲落泪，强自忍下了，只说道：“就是判案的官老爷也要问一问案情，许那犯人自己辩上一辩才会给人定罪……”

“好。”封君扬突然开口打断了辰年的话，淡淡说道，“那你自己说为什么要去寻朝阳子？”

辰年答道：“我没有去寻他，我是不小心走错了路走到他那院子去了。”

封君扬抬眼看她，问道：“你在这府里住了也有段日子了，以前为什么没有走错过路？”

辰年被他问住，微张着嘴答不出话来。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走错路，难道不是她潜意识里还残存着一丝奢望，盼着朝阳子能救封君扬吗？否则，她为何会走错路？好一会儿，辰年才颓败地垂下头来，低声说道：“阿策，是我错了。”

她走到封君扬身边蹲下，手扶在他的膝头上，仰着头看他，解释道：“我真的不是故意去找朝阳子闹事，是他说话太难听了，我一时气不过才反驳了他几句。”

封君扬眉宇间却没有丝毫的软化，他冷漠地看着她，问道：“你可知道你闹这样一场，会有什么后果？你可知道若是我活不过三年这句话传扬出去，我会有什么下场？”

他面容上浮了一层寒意，声音里更是不含一丝感情。辰年似是有些不认识眼前的封君扬，怔怔地看着他：“阿策……”

“云西不会要一个活不过三年的短命世子，我父王会立刻着手准备更换继承人，我手中的权力会被收回，而一个没有权势和未来的废世子很快就会被所有的人抛弃，没有人会再继续效忠于我，没有人肯再为我卖命，而我以前得罪的仇人却不会放过我，他们会蜂拥而至，他们会——”

“阿策！”辰年终于再无法听下去，她伏在他膝上流着泪央求道，“阿

策，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封君扬缓缓地抬起了手，在空中停留了半晌后还是轻轻地落在了她的发上：“辰年，你起来。”他无声地叹了口气，“你说过的，哭泣是最没出息的，所以不要哭。”

辰年竭力地将所有的哽咽都压下，抬起头来向他露出笑颜，应道：“好，我不哭。”

她这个比哭还要难看的微笑却教封君扬更觉心酸，他的手滑到她的颈后，将她缓缓地拉向自己，与他额头相抵。她哪里知道他昨夜里也是一宿未睡，一直在想若是他死了她该怎么办。甚至就在刚才，他还想着把她骂走，不管用什么法子都要把她赶走，哪怕她怨他、恨他。

可事到临头，他又是如此的舍不得！

封君扬艰难地弯了弯嘴角，用力抵着她的额头，恨不能将她的模样印入自己心中。他不想自己剩下的三年在孤独惦念中过去，更舍不得她带着对他的怨恨离开。所以，就算是自私他也认了，他要把她留在身边，教她陪着他直到死去的那一刻。

他轻声开口：“辰年，你现在答应我，你会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死在你怀里。他们埋我的时候，你别忘了要抓一把黄土撒到我的棺木上，然后从那以后就忘了我，彻彻底底地忘了我。不管你是去哪里，去漠北也好，下江南也好，快快乐乐地过下半辈子。”

辰年早已是泣不成声，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不停地摇着头。

“辰年，你答应我，好不好？要是能遇到一个对你好的男人，不计较你跟过我，那你就嫁给他，给他生孩子，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他低声诱哄着她，就如那一夜他诱她失身，唇瓣不停地擦蹭着她的唇，“答应我，辰年，你别让我死了还要惦念你。”

辰年却只是摇头，哭道：“我不用你惦念，你死了我就随你死，我们一起上奈何桥，一起喝孟婆汤！”

封君扬细细地吻她的眼泪：“傻丫头，人死之后不过一抔黄土，哪里有什么奈何桥、孟婆汤，那些不过是骗世间那些痴男怨女的东西。”

“那我就和你一同变成黄土。”辰年孩子气地叫道。

封君扬将她揽入怀中，微笑着轻叹：“真是傻丫头说傻话，可这样的傻话我听了却暗暗觉得欢喜。”

辰年听他话语中有所松动，不禁大喜过望，抬头与他说道：“阿策，你不要这样迫我。你想一想，如果我真的忘记你，我自是能从头过我的日子，若我不能，纵使现在应了你，以后也还是生不如死，还不如随着你死了，黄泉路上也算有个伴。”

封君扬用手轻柔地擦拭她脸颊上的泪，微微一笑，点头说道：“好，我不迫你。”

辰年顿时破涕而笑，忙向他伸出小手指来：“来，我们拉钩，阿策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可言而无信！”

封君扬怔了一怔，伸出手指与她钩到一起，郑重说道：“好，我们拉钩。但是你也得应我一件事，无论我以后如何，你绝不可有轻生之心，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就算是替我，也要好好活着，不管你活多久，我都在奈何桥上等你便是。”

辰年也爽快应道：“好！”

两人这才拉钩订约，手指还不及松开，就听得顺平在门外禀道：“世子爷，乔老与朝阳子道长求见。”

辰年与封君扬对视一眼，均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诧异，料想不到乔老与朝阳子会在这个时候来。辰年回过神忙从地上站起身来，又故技重施地走到书架旁假装看书。封君扬却不觉笑了，说道：“他们与顺平不同，你总不能一直在那站着不回头。”

“那怎么办？”辰年回身问他，她此刻眼圈通红，脸上泪痕未干，就连说话声音也瓮声瓮气的，教人一瞧就看出是哭过的，她可不想丢人丢到那朝阳子老道士面前去。

封君扬笑笑，叫顺平进来打水给辰年洗脸，待辰年这里都收拾利索了，才命顺平将乔老与朝阳子两人请进屋内。朝阳子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工夫，心里已是有些的不悦，进得门来见辰年眼圈仍红着，猜她刚才定是被封君扬训斥哭了，心里才觉得舒坦了些。

封君扬待乔老与朝阳子两人都极为客气，让着他二人坐下了，才和颜悦色

地询问道：“道长与乔老来寻我可是有事？”

乔老未答，却是先看了立在旁边伺候的顺平一眼。顺平何等机灵，见此就立刻去看封君扬，瞧他略一点头，忙垂首退了下去。乔老这才沉吟着开口说道：“我们来寻世子爷是为了两件事，一是特意来向谢姑娘赔礼，我师兄脾气急躁，这才误会了谢姑娘，还请谢姑娘大人大量，不要和他计较。二是——”

朝阳子早就听得不耐烦，当下就接口道：“二是为了你的伤势，我仔细想了想，你这伤倒也不是完全无救。”

此言一出，封君扬与辰年两个愣了一愣，辰年更是忍不住立时问道：“当真？”

朝阳子捋着下巴上少得可怜的几根胡须，翻一翻白眼，倨傲地答道：“你若不信，当我没说便是。”

辰年强忍着没有把拳头砸到他那张黑脸上去，脸上反而露出了笑容，微笑着说道：“信，神医的话，我自然是信。”

因还记着之前辰年的那一番讥诮，朝阳子现如今听着这“神医”二字颇觉刺耳，偏辰年此刻的言语与态度都教人挑不出毛病来，他便只恼怒地横了辰年一眼，暗道：小妖女莫要猖狂，道爷早晚会有教你好看的时候！

乔老素知自己师兄是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之人，瞧他这般不禁暗暗叹气，心道事后自己还需看紧一些，千万莫教师兄再与这谢姑娘起争执，否则和一个小丫头这般斗气，传到江湖上去只能是教人笑话师兄失了身份。

他们几个各怀心思，面上表情也各不相同，唯独封君扬那里不动声色，略做思量后才神色平静地问朝阳子道：“不知道长此话怎讲，什么叫不是完全无救？我这伤到底是可救还是不可救？”

朝阳子答道：“可救，但无十成把握。”

“那有几成？”封君扬盯着朝阳子，沉声追问道：“道长有几成把握？”

“只有五成。”朝阳子答道，“若成功自是不必再说，你功夫内力皆能一如从前，但若是失败，各处存下的余毒就会顺着经脉逆转攻心，莫说再多活三年，怕是当场就要毙命。”

屋内一时静寂无声，辰年愣了半晌，转头问朝阳子道：“难道没有再稳妥些的法子？”

朝阳子缓缓摇头：“没有，要想痊愈只能搏命，要想图稳妥，那就苟延残喘三年就是了。就因此事太过于凶险，所以昨日我才和你们说此病无救，倒不是故意不治。”

“我搏。”封君扬突然说道，他目光从容地看向朝阳子，“道长，我就用这三年去搏道长的五分胜算。”

朝阳子看他一眼，忽地冷笑了两声，说道：“世子爷，这事你可要考虑仔细了，莫要以为我是在故意吓唬你。我说五成把握，那就只有五成，生死各半，一丝一毫都不多的。你若是被我治死了，可千万不要后悔。”

封君扬淡淡一笑：“这有什么好后悔的，别说还有五成把握，便是只有三成，我也要试上一试的。”

“好，够爽快！”朝阳子叫道，从椅上站起身来，仔细交代道，“我现在就回去准备所需的物件，世子爷叫人准备好静室一间，大大的浴桶一个，烧得旺旺的火炉一个。静室外就由我师弟与你那位会狮子吼的手下看守，万不能让人进去打扰。还有这位谢姑娘，你也准备一下，疗伤时需要你在一旁协助。”

他说完转身便走，临出门时却又回过身来补充道：“对了，世子爷最好把遗言什么的都写上一写，万一到时有个好歹也算有个凭证。”

辰年听他说这般不吉利的话，立时便要发火。封君扬却攥住了她的手，向着朝阳子微笑点头，应道：“道长放心，我自会安排好身后事的。”

朝阳子仰头大笑一声，飘然而去。乔老落在后面却是既尴尬又觉羞愧，他武功虽高，为人却不善言辞，一时真不知该如何替自己师兄圆全此事。封君扬瞧出了他的窘迫，反而开解他道：“道长是真性情，我辈看了只会更添敬重之意。”

乔老闻言感激不尽，忙道：“我师兄脾气虽古怪，心却不坏的，若有不敬之处，还望世子爷莫要和他计较。”

封君扬笑道：“我既然敢把性命交于道长之手，便是相信他的为人，乔老莫要多想。”他起身亲自送了乔老出去，待回来后便吩咐顺平去准备朝阳子所要的一切。等顺平也领命去了，辰年才走上前来，神色紧张地问封君扬道：“真的要那朝阳子给你疗伤吗？”

封君扬面上此刻已是难掩欢喜之色，笑着反问她：“不然如何？二十一岁

死与二十四岁死有什么区别？”他本以为自己已落入绝境，不承想前方却又亮起一丝希望，他怎么可能甘愿放弃。不管这希望多么微弱，他都不可能放弃。

辰年无法答他，莫说是封君扬，就算是换作她自己，怕是也要拿后面那三年来赌这五成把握的。这样一想，她便抬起头直视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阿策，我陪着你。”

封君扬爱极了她这种干脆利落的脾气，不禁弯了嘴角，双手握了她的手，应道：“好。”

两人相视一笑，封君扬又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吻她，辰年却忙往后仰过身去避开他的唇，红着脸急声说道：“阿策，不可纵欲！”

封君扬终忍不住大笑出声，一把将她揽进怀里，低下头在她唇上飞快地地点了一下，笑道：“我知，傻丫头。”

很早之前，叶小七曾失口叫过辰年一声“傻丫头”，当时恼得辰年追着他跑了小半个山寨，差点没把他给打熟了。可现如今同样的三个字从封君扬嘴里说出来，她心中却只觉隐隐的甜蜜。她笑着挣脱封君扬，往后退了几步站定，心中忽地一动，问道：“阿策，你说为何那臭道士会突然变了说法？会不会当中有诈？”

朝阳子之前说没救说得那样肯定，现在又改口说还有五成把握，是什么让他突然改了口？总不能是因为她和他打的那一架。辰年疑心一起，顿觉其中必定有什么蹊跷，难不成是要来故意害封君扬？

她将心中疑惑说与封君扬听，封君扬听了只是微笑，说道：“不管怎样，总不会是为了故意害我。我之前已经派人查过朝阳子的底细，他医术无双，为人脾气却是极为古怪，没准就是因为被你闹了一场，才突然变了主意。”

辰年却还有些迟疑：“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了。”封君扬打断了她的话，垂目默了片刻，缓缓地将自己身前的衣襟扯开了些，袒露出胸膛来，低声说道，“朝阳子所说丝毫不错，那些阴毒已经进入了我的穴道深处，若是再进得深几分，便是神仙下凡也没的救了。”

辰年低头仔细看去，果然见他身上几处大穴隐隐现了青色，不由得惊道：“怎会这样？之前我为何不曾看到？”

“是这几日才显出来的，颜色尚在一日日加深。”封君扬苦笑道。他慢慢将衣襟掩上，拉了眯睁的辰年坐于腿上，轻声说道，“放心吧，他两个不会故意害我性命。若是真有害我之意，就凭他们的武功，只要刚才骤然发难，在郑纶他们赶进来救护之前就能取了我的性命，何必又再麻烦这一遭？”

话虽这样说，顺平安排得却是极为小心谨慎，非但将静室选在了一处最为安全的地方，还在外面安排了许多暗卫持弩守护，将一方小小的院子围得密不透风，莫说外面的人极难攻入，就是院内的人也无法强行突围而出。

朝阳子瞧了瞧这安排，阴阳怪气地问封君扬道：“世子爷，你这是防谁呢？”

乔老见他这般，忙扯住了他，无奈劝道：“师兄，正事要紧。”

朝阳子这才气哼哼地作罢，率先进入屋内。

屋内早已点好了一个铁质的火炉，炉口处冒着红艳艳的火苗，烧得正旺。离炉子不远处放着一个超大的浴桶，里面灌了大半桶热水，热气腾得整个屋子里都有些氤氲，教人眼前似是蒙了一层薄雾。此时天气本就已热，这屋内又是火炉又是浴桶，三人只刚进去片刻身上便冒了细汗。

朝阳子先把自己的医箱打开，拿了一瓶药粉来撒入浴桶内，又从中取出一卷细密的金丝网与一包细若牛毛的银针出来，看也不看另外两人一眼，只低着头捣鼓自己的东西，吩咐道：“两人都泡进水里。”

辰年与封君扬面色均是一僵，辰年不想他会这样吩咐，一时只当自己听错了话，忍不住问道：“我也要下水？”

朝阳子仍低头摆弄着他那金网银针，闻言阴阳怪气地说道：“你不下水，难道还要我下水？”

封君扬将辰年拉到身后，淡淡问朝阳子道：“还请道长讲清缘由。”

朝阳子已将金网架高置于炉火之上，把那些银针都放在网上用火烘烤，回头答封君扬道：“你体内尚有余毒，我须先用银针打开你的经络，调和阴阳，将各处的余毒聚在你几处要穴，然后再借助外力将余毒引出。这就需要她下水与你相对而坐，双掌相抵，运功将你体内的余毒引出。”

封君扬不觉微微抿了唇，沉默片刻后说道：“换人，她内力浅弱，做不了此事。”

朝阳子瞧穿他的心思，闻言哼哼冷笑两声，说道：“我知你是舍不得你这小相好，不过此事除了她别人还真做不成。你经脉内残存阴毒，得以纯正刚阳的内力引至阴柔之所，这就要求施功之人得是女子，还得是修习刚正一路内功的女子与你赤裸相对，眼下除了她，你还有别的姬妾可做此事吗？”

封君扬与辰年虽都凝神听着朝阳子的话，各自关注的重点却是不同。辰年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当下便散了疑心，说道：“好，我来运功。”封君扬注意到的却是另外一点，听完之后眉心敛得更紧，问朝阳子道：“要把我体内的余毒引到她的体内？”

朝阳子点头道：“不错，先把余毒引到她的体内，然后再想法逼出。”

“她可会有危险？”封君扬又问。

朝阳子答道：“我早就与你说了，我只有五成把握救你性命。你若无事，她就是陪着你吃些苦头，可你若是半途丧命，她也就说不准了，许没事，许也会会同你一起丧命。”

他说得这般轻松，封君扬却微微抿紧了唇，眼神平静无波地看向朝阳子。

朝阳子不是乔老，看不出封君扬此刻已是杀意渐浓，反而向着他翻了翻眼，不耐烦地说道：“话我已讲清，若要修复经脉必要先将余毒除尽，治不治都在你们。”

“治，我们要治！”辰年说完，似是忽地又想起了什么，只说了一句“稍等我一下”，便匆匆地出了屋门，把守在外面的陆骁叫到一旁低声交代了几句，才又返回了静室，与朝阳子说道，“好了，开始吧。”

她说着便要扶封君扬入水，封君扬却一把拉住了她，辰年抬眼看他，低声央求道：“阿策，我们说好了的要赌这一把的，你忘记了？要是我们赌赢了自然是好，若是……输了，我陪着你一同死就是了。”

封君扬闭了眼，好一会儿才又缓缓睁开，松开辰年，回身与朝阳子正色说道：“道长，疗伤之前君扬还有几句话要说。无论君扬此次能否得以活命，道长出手相救之恩都不敢忘怀。日后凡是贵派之人，不管老幼，在云西之境必得看重，此其一。其二，辰年之前对道长有诸多不敬之处，我在这里替她与道长赔罪，还请道长念她年幼无知，千万不要与她一般见识。”

他说完便对着朝阳子一揖到底，这举动教朝阳子十分意外，吃惊之余又

不觉心虚，他确实是存了心教辰年多吃些苦头的，眼下教封君扬给识穿了，他脸上就有些挂不住，恼羞道：“哪这么多废话，治与不治就一句话，快给个准信！”

辰年怕封君扬再多说话，忙将他拉到浴桶前，一面给他解着衣物，一面压低声音说道：“阿策，这老道士喜怒无常，咱们莫要惹他翻脸。你放心，我没事。”她笑了笑，又不忘补充道，“我也不怕！”

朝阳子早已在旁边等得不耐烦，出声催促道：“快些快些，水凉了药效就没了。”

辰年手忙脚乱地帮封君扬脱了上衣，待他进入浴桶子后也跟着迈了进去，在他对面坐定。那浴桶极大极深，两人对坐后仍觉宽裕。辰年虽只是除了外衣入水，可夏天衣衫布料十分单薄，被水浸透后更是薄如蝉翼，她低头扫了一眼，顿时羞红了脸，忙将身体往水下藏了藏，只露了个脑袋在水面之上。

封君扬知她窘迫，轻声说道：“辰年，人有三不避，不避父母，不避夫妻，不避医者。”

辰年点点头，脸色仍红彤彤的，也不知是被热气熏的还是因为羞涩所致。

朝阳子闻言冷哼一声，说道：“在我眼前没什么男女老幼之分，红颜白骨皆是虚妄，小丫头有什么好害臊的？更不要忸怩作态。”他一面说着，一面给手上戴了不知是何质地的手套，将炉火上的银针取下，走到浴桶旁将运功心法细细告知辰年，嘱咐道，“待我用银针将他的经脉打开，你便运功将余毒引向自己体内，切记要缓慢柔和，不可急躁冒进，否则一旦毒气逆行，便是神仙也救不了他！”

辰年凝神听完，点头应道：“我知道了。”

朝阳子手持银针立于封君扬身后，闭目凝神片刻后猛地睁开双眼，手上运针如风，从封君扬头顶扎起，针针落于封君扬身上大穴。那针本是银白之色，扎入穴道后随即就变作了黑色，待将手中最后一根银针刺入其背后，他才喝令辰年道：“开始！”

辰年依朝阳子之前所交代的，双手与封君扬掌心相抵，缓缓催动真气侵入封君扬体内，沿着他的奇经八脉游走，以纯正柔和之气将他聚于穴道的阴毒引至自己体内。初始还不觉如何，片刻工夫后便如同万蚁噬身，滋味十分难受。

她下意识地咬紧牙关抵御这痛楚，却又怕封君扬察觉，忙又做出轻松之态，不顾一切地将封君扬体内的余毒往自己体内引。

因不得急躁，这过程就显得越加漫长，直到浴桶内水温渐凉，封君扬身上的那些银针颜色才顺着经络依次恢复了银白之色，只背心处的几根银针依旧蒙着一层淡淡的灰黑。辰年内力眼看就要枯竭，额头上布满一层细密的汗珠，身体已是隐隐颤抖。

朝阳子一直守在旁边，见状不禁眉心紧锁，与辰年说道：“我用银针催发你的内力，你再坚持半刻将他体内的余毒除尽，莫要前功尽弃。”

辰年强忍下痛楚，颤声答道：“好。”

朝阳子便又取了几根银针扎入辰年头顶几处穴道，辰年已近枯竭的真气顿时一涨，片刻工夫之后，封君扬背心处的几根银针终也散尽了黑气，变回银白之色。朝阳子不觉长松了口气，双手齐动，飞快地将封君扬身后的银针一一起出，然后双掌往他背上轻轻一拍，口中低声喝道：“撤掌！”

辰年只觉得一股强劲的内力自掌心处涌入，迫得她往后仰倒过去，胸口顿时气血翻涌，一口腥甜涌上喉间。直到这时，她还怕封君扬担心自己，生生地将那口鲜血又咽了下去，人却再也坐不住，不听控制地往水中委顿下去。

封君扬早在最初便被朝阳子封住了穴道，一直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辰年缓缓没入水中，先是口鼻，再是发顶……

朝阳子一把将辰年从水里捞出，嘿嘿笑了两声，与封君扬说道：“你不用急成这般模样，她只是一时力竭虚脱，好好地睡上一觉就好了。”他将辰年倚靠在桶壁上，绕到封君扬身边替他解开了穴道，“你体内的余毒已经除尽，剩下之事缓几日再做，只一件事你要切记，此后三年要戒女色，万万不可纵欲。”

封君扬不理睬他的念叨，吃力地挪动着僵硬的身体靠近辰年，轻轻地将她的头揽到自己肩头，哑声唤她的名字：“辰年……”

辰年神志已经有些模糊，身上更是全无半分力气，却微笑着喃喃道：“阿策，我们再不用分开了。”

短短几个字教封君扬几欲落泪，他用手将她脸上的湿发拨开，低声道：“嗯，我们再不会分开了。”